

СИМА

[俄国] 亚·库普林 著 石枕川 译

亚玛街的烟花女



А. КУПРИН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СИМА

[俄国] 亚·库普林 著 石枕川 译

亚玛街的烟花女



А. КУПРИН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玛街的烟花女 / (俄) 库普林 (Куприн, А.) 著;
石枕川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ЯМА

ISBN 7-80657-120-5

I. 亚… II. ①库… ②石…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659 号

书 名 亚玛街的烟花女
作 者 [俄国]亚·库普林
译 者 石枕川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原文出版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p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阜宁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245 千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120-5/I·110
定 价 (普及本)9.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二百年来,俄国文坛出现过无数堪称一流的现实主义名家佳作。库普林则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继蒲宁之后的一位传统的现实主义重要作家,而《亚玛街的烟花女》是他的长篇力作。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库普林(一八七〇—一九三八)出生于奔萨省纳罗夫恰特市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充当民事调解室的文牍员,母亲是衰败了的鞑靼公爵后裔。父亲死后,母亲带他回莫斯科老家,库普林的青少年时期便是在那里度过的。一八七六——一八八〇年在收养孤儿的拉祖莫夫寄宿学校就读,十岁考入封闭式的武备中学。一八八九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最后的演出》。一八九〇年从亚历山大军事学院毕业后,在一些县辖城市服役,从而掌握了许多沙皇军队日常生活素材。在此期间他写有中篇小说《在黑暗中》,短篇《月夜》、《审讯》。一八九四年退役,留居基辅,自此成为专业作家。一八九五年他把系列特写汇集成册,取名《基辅群像》,其中尖锐地提出了道德与哲理性问题。

他走访过顿巴斯矿区的大小工厂,此番经历反映在他展示俄国资本主义现实的《摩洛》里。可以说,它不但表明库普林本人的创作,也标志着俄国文学转入了另一个新的时期。不过,一八九八年的中篇小说《阿列霞》却是讴歌纯洁而高尚的愛情的那种艺术家手笔。

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库普林还创作了短篇小说《在马戏团》、《辞职家居》、《泥沼》、自传体中篇小说《武备中学学生》。一九〇五年发表了名篇《决斗》。

他与契诃夫、高尔基及知识出版社的作家们均有交往。

库普林对第一次(即一九〇五年)革命做出反映的,有短篇《雷勃尼科夫上尉》、《生命之河》、《胡言乱语》、《甘勃里努斯》。一九〇五年革命后的反动时期库普林陷入精神危机,遂与知识出版社同人疏远。

十月革命前的十年中,库普林确也写了如《绿宝石》、《苏拉蜜》、《石榴石手镯》这样一些重要作品。

他反对暴力,因而不能善视十月革命。住加特奇纳市时,白匪军围

攻彼得格勒，切断归路，他被反动势力挟裹，随白匪军撤退，离开了俄罗斯。侨居巴黎十七年，写过回忆录之类的文章，也写了自传体长篇《士官生》。一九三七年回归故国，翌年病逝。

很难说库普林有什么坚定明确的政治信仰。据他自己说，他的创作只不过是“罕见的人们精神的奇特表现”加以收集而已。但他渴望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用他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予以剖释，创作上多以真人真事为依据。

娼妇和卖淫这样的社会症结，在俄国文学中，除托尔斯泰在他的《复活》、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他的《罪与罚》、契诃夫在他的《精神错乱》中稍有涉及外，其他作家或讳莫如深，或避之不及。而库普林他那人道的良知，深感“万恶中的首恶是妇女肉体的交易，妇女爱情——上帝对人类的最高赐物——的交易”，决心“尽我的知识，尽我的能力著文反对卖淫”，虽然“我找不到抵制它的方法”。“为这个问题作文章，呐喊，劝导——难道会白费心思吗？”

这便是库普林于一九〇八——一九一五年创作《亚玛街的烟花女》的缘故。描写卖淫制度的本体，而不是把卖淫制度当做附属的背景来描写，库普林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得算是俄国文坛最优秀的画手。

该书已出版英、法、德、西、意、日、瑞士、芬兰、挪威、波西米亚、匈牙利、波兰、立陶宛及其他语言的译本。在我国，名家汝龙、蓝英年等曾予译。

初时读者对此书反映不一：有人不解作者真正的善意，指责他引诱青少年堕落，提倡色情文学；有人予以好意的鼓励并加以肯定。而在巴黎，他虽是侨居身份，却受到安慰、嘉许、理解。法文本一出来，巴黎报界和读者生气勃勃地响应这本悲惨的小说。评论家以其法国作家特有的敏感指出，这部作品完全合乎道德，而且渗透了一种热烈而博爱的情绪。

库普林不能称之为妙笔生花的修辞大家，有人论述“……就其创作而言，库普林不是一个读书破万卷的人，不是一个擅长用文字情节取胜的人”，某些字句甚至有模仿他人之嫌。然而他写得那么娴熟，巧妙，流畅（甚至流畅得有些过火），这一切都上升为真正圆熟的技巧。蒲宁叹道：“我只是击节叹赏小说的优点之多：行文是那么挥洒自如，那么道劲有力，描述是那么丝丝入扣，丰富多彩的语言又是那么准确，无一赘语……”

石枕川

我知道,许多人会认为这篇小说有伤风化,不登大雅之堂。但我仍怀着真心实意,将它献给母亲们和青年们。

A. 库普林

目 录

第 一 部	1
第 二 部	83
第 三 部	187

第 一 部



很久很久以前，那时还远没出现铁路，在南方的一个大城市郊区，世代聚居着以赶马车为职业的人——有为公家赶驿车的，也有自备马车拉客的。正因这缘故，那个处所被称做马车夫村，或取谐音为亚玛村，或干脆称做亚玛^①。后来，火车替代了马车，剽悍的赶车人也就逐渐失去平时神气非凡的架势，改换其他行当，四散谋生去了。但许多年来，直至今日，亚玛留下了不好的名声，说那是个寻欢作乐、酗酒打毆、夜晚往往多事的地方。

在这年代悠久的安乐窝里，原先只有桃红脸蛋、举止轻佻的士兵妻室和黑眉大眼、身材丰盈的寡妇才私下做点儿伏特加酒和“自由恋爱”的买卖，嗣后不知怎的渐渐出现了公开的妓院。这些妓院一概经上级批准，受正式监理，还受特意为它制订的严格条例的约束。到了十九世纪末，亚玛街，包括大亚玛街和小亚玛街，两侧青楼林立，至于私人住房，留下已不到五六家，即使如此，也用它开了酒肆饭馆或是为亚玛街上卖笑业服务的铺子。

生活方式、风尚、习俗在那三十余家妓馆几乎一样，区别仅在于春风一度的收费大小，而这要看窑姐儿漂亮与否，衣着华丽还是简朴，房间摆设是奢是简等具体条件而定。

最阔绰的特列贝尔妓院位于大亚玛街左首。它是个老字号，眼下它的主人已换了新的，姓完全不同的姓。他是市自治会的议员，甚至还是市管局的官爷。那房子是幢罗佩特风格^②的仿古俗气建筑，共一楼一底。外墙绿白相间，屋顶上竖着铁马和锌皮公鸡。门窗均饰有雕花楣披。内壁镂着手巾花边那样的木刻。楼梯上下铺了条镶白红毯。而一进门，在前室里，立了个假熊，它伸出的前爪捧着个托盘，是供来客投

① 俄语 Яма(亚玛)与 ямщик(马车夫)开头一个音节谐音，属同一词根。

② 罗佩特，伊万·巴甫洛维奇(一八四五——一九〇八)，俄国建筑师，好用十七世纪俄国建筑的装饰特色。

放名刺的。大客厅铺有镶木地板，窗上挂着绛红幔子和透花纱帘，沿墙一排镀金白漆椅及金框镜子。另外的两间小客厅一律地毯，沙发，绒面软椅。卧室配备着粉红色照明，丝绸盖被，洁净枕头。窑姐们穿毛皮镶边的大开领舞衣，或贵重的、假面舞会上才穿的衣服，化装成驃骑兵，宫廷侍卫，渔家女或中学生。她们大都是些来自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各省的日耳曼人，乳房肥大，皮肤白净，身体结实的美人儿。在特列贝尔妓院打次茶围要三卢布，欢度良宵则要十个。

三家收两卢布的妓院——索菲娅·瓦西里耶芙娜妓院，“古墓辅”妓院和安娜·马尔科芙娜妓院——就简陋多了。大亚玛街余下的一卢布娼馆更是寒碜。而在小亚玛街，丘八、小偷、手艺人等下三流造访的去处，只收半卢布或者还少，那儿样样东西既脏又破。地板是裂缝的，高低不平。窗上将就悬块大红破布。睡房一如马厩，仅用半高的薄木板互相隔开。草褥子上铺条揉皱了的、因年深月久而变成黑迹斑斑的破床单和带窟窿的毛毯。空气里弥漫着酸臭的烧酒和人体精液的混合味。女的穿着破旧的印花布连衣裙或是水手衫，大多语音嘶哑或者瓮声瓮气，脸上是塌塌的鼻子，昨日挨打时被抓的伤痕却又用红卷烟壳蘸上唾沫，天真地涂在脸蛋上，当作胭脂来掩饰。

一年到头，每个夜晚，除开基督受难节的最后三天和圣母领报节鸟不营巢、女不编辮的那几天，一当降下夜幕，每家的拱形雕楣门洞下便悬起各色各样的大红灯笼。街上像是过复活节似的。窗户里灯火辉煌，欢快的小提琴和大钢琴声逾越玻璃溢出楼外。马车熙来攘往，各家大门洞开，从街上就能看得见里面的陡梯直通上面的窄廊，廊里亮着白灿灿的多棱灯灯光，前室的绿墙和挂在墙上的瑞士风景画。直至天明，成百上千的男人沿着那些个楼梯上上下下。什么样儿的嫖客没有？身衰力弱却又嘴馋、因而来找食的老翁，差不多还像娃娃的年轻士官生和中学生，一把胡子的家长，戴金丝眼镜的社会贤达，毛头小伙，热恋中的未婚夫，可敬的教授，小偷，杀人犯，自由派律师，严厉的卫道者——教师，热烈主张男女平权的先进作家，特工，密探，逃犯，军官，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忠心耿耿的奴仆；有嫩脸的和厚脸的，病弱的和健康的，初领女色的和浪迹妓海无恶不作的，有眉清目秀的美男子和天生的丑八怪，有聋的，哑的，烂鼻子的，有虚肉成垛、呼气有股恶臭的，有连头带手颠个不停，有秃头，有满身虱子的胖子和患痔疮的瘦猴。他们兴之所至，说来就来，如同上馆子或车站那样随便，然后坐下喝酒抽烟，拼命的寻欢作乐，跳舞时做出性爱的怪相。他们或是认真仔

细,或是匆匆忙忙地,挑肥拣瘦地遴选女人(明知她们不可能拒绝),预付了夜度资后便急急爬到前人余温犹存的公共床上,干起那件传宗接代、天底下最最神秘的事来。而女方像机器一样以身相许,用千篇一律的话语,操之若素的职业性动作,来满足对方的欲念,旨在了事之后,在同一夜晚,以同一话语,同一微笑,同一动作迎接第三个第四个以至第十个男子——他们正在公共客厅里等着呢。

如此景象通宵达旦,直到晨光熹微。亚玛街渐次冷落了,天光大亮时街上显得空空荡荡,人梦了一般,各家门户紧闭,关上了百叶窗扇,要到华灯初上时卖笑女睡醒方随之复苏。

年年月月,日复一日,她们就这样住在公开的绣房里,过着奇特的荒唐生活。啊,四百个愚昧的、懒惰的、神经质的不育的女人!她们被社会摒弃,被清白家庭主妇叱骂,为维护正统家庭而做了大男子们发泄性冲动的牺牲品。

下午两点，两卢布的安娜·马尔科芙娜妓院还入梦未醒。方方正正的大客厅和它那些金框立镜、一溜儿沿墙摆开的丝绒椅子，巡回派画家马科夫斯基作的“大公的宴会”和“入浴图”石印画，厅中央的水晶吊灯全在昏睡或者说在半明半暗的寂静中凝思，显得那么静寥，甚至带着奇怪的哀愁。昨晚此处还是喜气洋洋了的：灯火通明、乐声飞扬，空气中飘散着烟卷的蓝色烟雾，双双男女踢脚扭屁股翩翩起舞，而街道被门下的大红灯笼和窗内的耀眼灯光照亮，车马似水人如涌。

现在街上没有了行人，夏日的骄阳像得胜了般欢乐地把持着路面。可客厅里窗闭帘垂，灰暗而冷清，使人感到别扭，就像日中时分偶然走进了空剧院、跑马场或法院的审判厅。

乌黑油亮的钢琴露着它那弧形的侧面，日久变形进而褪色发黄的琴键微微发亮。凝滞的空气中还留有昨天的香水味和烟味，以及门窗紧闭产生的潮湿味，此外还渗杂着不洁女人的体味，粉味，硼酸皂味，刚擦过的地板蜡味，枯萎的苔草味。今天是圣三主日，按照旧时风习，妓院的使女们一大早，当姑娘们入睡之时，去市场上买来整整一车的苔草，然后把这些踩在脚下窸窣响的粗杆子草撒往各处：走廊，小客厅，大客厅。她们还在圣像面前点燃长明灯——那灯，是不准卖笑姑娘用不洁之手点的。

守门人按照俄罗斯风俗，把砍来的两棵小白桦装点在雕花大门两旁。同样，在各家的台阶、围栅和门前也都点缀起纤细的白桦树干，即将凋零的叶子上散发出幽幽馨香。

整个儿楼房静悄悄、空荡荡，像在酣睡。从厨房里传出剁肉的声音，那是在为午餐准备肉饼。柳布卡，这儿的一个窑姐，光着双脚，单穿件裸胳膊的内衣，从她的卧房走进了内院。她并不漂亮，脸上布满雀斑，可身子倒很结实，也很有精神。昨夜她只招待了六个打围的临时客，留宿的一个也没有，得以独个在大床上睡个香甜觉。十点钟早早起了床，便高高兴兴地帮着厨娘拖地板抹桌子。这会儿她正拿着切剩下

的零碎肉喂狗。大花狗阿穆尔长一身好看的栗黄色长毛，头部却是黑的，它一忽儿用前爪扑向柳布卡，被套脖勒得差点窒息，一忽儿摇尾摆身，伏到地上像发笑般皱起鼻子并兴奋得直打喷嚏，龇牙呜呜叫。而柳布卡不断用肉逗它，故作严厉地喝道：“嘿，你这饶舌家伙，我要给你一棍子！你怎敢……”

不过，对阿穆尔的兴奋和亲昵劲儿她打从心里感到高兴。使她高兴的还因为她有使唤狗的临时权力，还因为夜里没有嫖客纠缠睡了个好觉，又据她儿时的模糊记忆，今天是圣三一日，难得遇上有今天这样的阳光灿烂的好天气。

宿夜客人都已散去，暂时又恢复了正常的安生过日子的时刻。

老板娘房里坐着五个人，在喝咖啡。五人中有妓院主人，也就是老板娘安娜·马尔科芙娜。她六十不到，小个儿，但生得像三个圆圆滚滚的胶团所叠成的堆，下大上小。三个胶团是指她的裙部、躯体和头部。说来奇怪，她的眸子像少女，甚至像孩子，是暗蓝的，但嘴像老婆子，湿漉漉，发紫，下嘴唇子无力地往下垂。房里还有她的丈夫伊赛·萨维奇。他也是矮个儿，头发已经灰白，安分，不多说话，对妻子唯命是从，当安娜·马尔科芙娜担任鸨儿时，他便是这妓院的看门人。为了成个有点用处的人，他自学了小提琴，目下给舞会拉琴助兴，有时也应放荡的店掌柜之邀，在葬宴上拉几个小曲子，博得几颗醉泪。

此外还有两个鸨母——大鸨和小鸨。大鸨叫埃玛·爱德华多芙娜，是个身材高大的栗发女子，四十六岁左右，有三个叠起的胖下巴，眼睛周围有像患痔疾者那样的黑晕，灰土色脸颊似倒挂的梨——上小下大，黑眼睛，鹰钩鼻，双唇紧闭，脸相镇静、威严。妓院内的人谁都知道再过一二年安娜·马尔科芙娜回家赋闲，将把全部权力移交并把财产作价与她，部分当场付款，部分分期交纳，因此姑娘们把她看做与主子一样重要的人物，多少有点怕她。谁犯了章法，由她动手拷打，打得很凶，而且冷冷地，清醒地，脸不改色。姑娘中总有那么一个要被她当做宠儿，受她苛刻的怜爱和近似痴狂的妒忌。而这，比起挨打来更加倍地难受。

另一人叫佐霞。她刚从姐妹行里提升上来，众姐妹对她暂时还没有用名加父名的尊称^①，只讨好地称一声“小鸨母”。她长得瘦弱、纤细，眼有点儿斜，粉红脸，头发梳成弯弯的一个小髻。她崇拜男演员，爱

① 在俄国，以名及父名连起来称呼对方以表示尊敬。

那种胖胖的男明星，奉承埃玛·爱德华多芙娜，奉承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

最后说第五位人物。他是当地的警监，叫克尔别什，壮得像竞技运动员，稍稍谢顶，留一把火红色扇形胡子，有双蓝蓝的惺忪眼和一副细小的、略带沙哑的好听嗓门。众所周知，他从前在密探局干过，鉴于他可畏的体力和刑讯时的残酷，犯罪分子把他当做天大克星。

过去他曾干过不止一件昧良心的事。就说两年前，全城人都知道他跟一个富有财产的七十老太结了婚，但他去年把老太活活勒死了，居然消灾化怨一点也没事。在座的另外四位，在自己的多姿多彩的生活中同样也曾干过那么一两件，但，克尔别什和另外四位好比古时候的斗士，忆及他们手下的牺牲品时良心从不受谴责，把干下的血腥勾当只看做职业上不可避免的小小的不愉快。这些人都在喝咖啡，外加微温的稠李果酱，警监则外加法国蜜酒。警监其实不在喝，而是出于礼貌，装做喝的样子。

“你说行吗，福马·福米奇？”女主人向克尔别什探询。“这样的事不花你吹灰之力……只消你动动嘴……”

克尔别什慢悠悠地吸了点儿杯里的蜜酒，用舌尖舔着上颚品了品那浓浓的、具有相当烈性的液体，随后咽下肚去，咽罢喝一口咖啡，用他左手的无名指理胡子。

“你自己想想，绍贝斯太太，”他双手一摊，眯眼望着桌子说，“你想想，我得担多大风险！那姑娘是蒙骗落入这个……这个……用高尚的话说，落入这风月场所的。她父母正通过警局追究。好，她从一家转到另一家，一再改门换户……终于在你这儿找到了踪迹。你想想，她恰恰是在我监护的地段呀！你叫我生什么法子？”

“她已是成年人，克尔别什先生！”

“她已经可以自拿主张了。”伊赛·萨维奇在一边帮腔。“她还具了结，说自愿……”

埃玛·爱德华多芙娜以她信心十足的、冷冷的低嗓音说：

“上帝作证，她在这儿被当做亲生闺女。”

“我不是指这个，”警监蹙眉答道，“我是请你们考虑我的处境。要知道，我担着干系。上帝啊，没这回事，我那些子麻烦事也已够多的了！”

老板娘蓦地起身，趿拉着鞋往门外走去，同时，用她一只昏昏欲睡的无神蓝灰眼朝警监眨巴一下，说：

“克尔别什先生，我请你瞧瞧这儿的改建工程。我们打算把房间改得大一些。”

“哦，非常高兴……”

十分钟后他俩回来了，谁也不看谁。克尔别什摸着口袋里窸窣响的一百卢布新钞，关于失足姑娘的话没有再提。他干罢杯中酒，谈起了当前日下的世风：

“就说我那上中学的儿子帕维尔，有一天这小子跑来对我说道：‘爸，同学骂我，说你是警察，在亚玛街执勤，收受妓院的贿赂。’你来评评，绍贝斯太太，这岂不是无法无天？”

“哎——哟——哟！……那有什么贿赂……我那女儿也……”

“我对小子说：‘笨蛋，你去告诉校长，再不准学生胡言乱语，否则爸爸要把你们一古脑儿告到警局长官面前去。’你猜怎么了？他又来对我说：‘我再也不做你儿子了，另找别人吧。’居然出口不慎，当即赏了他一耳刮子！哈！现在不愿跟我搭话。让他等着，我还得揍他！”

“唉，甭提了，”安娜·马尔科芙娜叹道，她那紫红下唇垂了下来，蓝灰眸子蒙上了一层雾气。“我们把小别尔塔——她在弗列舍尔中学就读——特意安顿在城里的一个体面人家寄宿。你也明白，父母操这行业到底不宜张扬。可她从学校捎来叫人脸红的难听话……”

“真的，我亲爱的安娜当时整个脸都红了。”伊赛·萨维奇作证道。

“怎能不脸红！”警监热烈附和。“是的，是的，我理解你们。但，我的上帝，眼下世道到了什么地步？风气坏成什么样儿了？我问你们，那些子革命党人、大学生或叫什么的，首先是他们在蛊惑人心对父母不敬，要怨先要怨那帮人。应该把他们统统枪毙。”

“三天前我们这里也出了件事，”佐霞忙不迭插嘴，“来了个找乐子客人，一个大胖子……”

“别乱打杆，”正恭敬地聆听警监说话的大鸨埃玛·爱德华多芙娜用妓院的切口喝住她。“你最好去看一下厨房，吩咐给姐妹们开饭。”

“如今连佣人在内没有一个人靠得住，”老板娘继续抱怨，“不是废物就是骗子。姑娘们只想着情人，只想怎么满足自己，却不想自己应负的责任。”

众人不好意思地缄口不语。有人敲门，从门外传来女人的细嗓门：

“小鸨母，收钱，给我回单，彼佳走啦。”

警监起身理理腰际的佩刀。

“我的上班时间到了。祝你万事如意，安娜·马尔科芙娜。祝你一

切顺当,伊赛·萨维奇。”

“上路前再喝一小杯好吗?”伊赛·萨维奇朝桌子瞪着近视眼劝说。

“非常感谢,不能再喝,已经满上头顶啦……”

“谢谢光临。今后常来!”

“很高兴来做客。再见。”

不过,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下来,意味深长地说:

“我还该向你进一言:最好把你那妞儿早早打发出去。当然,主意你拿,我只是作为老相识,向你提这忠告。”他走了。当脚步声响过楼梯,出入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埃玛·爱德华多芙娜哼了哼鼻子啐道:

“狗娘养的!到处捞钱……”

众人逐一退出房间,屋里暗沉沉的了无声息,弥漫着半枯苔草的香味。